

1
9
4
8
·
H
A
R
B
I
N



著 等 夫 澄 南

強 倨

光華書店發行

光華書店

倔 強

1

9

4

8

拉甫列涅夫等著

嚴 蒙 譯

光華書店發行

强 屈

著者 拉甫列涅夫等
譯者 嚴 蒙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各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GIUECIAN

一九四八年七月在哈爾濱印造

初版五千冊

1. NC. 118 0001-5,000

譯者的話

這裡共收集了七篇譯品，多半是在前年和去年翻譯的，曾經陸續發表在報章和雜誌上。作者都是世界文壇上享有盛名的作家。

「憶德萊莎」的原題是：「莫特里山岩」。

去年夏天曾拿去付印過一次，但譯稿和英文原稿全被遺失了。最近我又將譯稿找出來，看了一遍，發現不少文句欠明確的地方，但因手頭沒有原稿，只能把自己所記得的少數誤譯處改正了一下。

我相信裡面還有譯得欠妥當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目次

譯者的話	一
倔強	一
梭羅吉亞	一〇
生命	一七
她的情人	二七
後代	三七
我們的手變得沉重了	四八
憶德萊莎	五九
B·拉甫列涅夫	一
P·巴甫連珂	一〇
P·巴甫連珂	一七
L·梭勃萊夫	二七
M·合維萊夫	三七
F·潘菲洛夫	四八
A·岡察爾	五九

倔 強

B·拉甫列涅夫作

他站在上尉——扁鼻子，高顴骨，穿着一件對於他尺寸太小的外套，領子是用假海狸皮製的——的面前。他的鼻子被草原上的乾燥熱風曬成了紅色。他的藍色的裂開的嘴唇顫抖着，但是他的黑眼睛却搜索地，而且幾乎嚴厲地睜着。

他的鞋子和氣候是不相稱的——灰色帆布鞋，足尖已磨成了扁隆。

上尉讀着傳令兵送來的參謀部底指示：「……今晨據守前進陣地……確定的說：他在集體農場的郊外偵察德國武裝力量已有二星期之久。派他到你那邊去，是因為他的情報對於砲隊是有用的……」

上尉將指示信摺好，放進皮裏子制服的口袋裡。

「你叫什麼名字？」

孩子定一定神，便掉轉頭，企圖在回答之前來一個立正，但是他痛苦地扭歪着嘴唇，急迫地說：

「尼古拉·維克羅夫，上尉同志。」

上尉朝年輕人的鞋子投了一瞥，而且搖了搖頭。

「你那鞋子有點過時了，維克羅夫同志。你的腳一定挨凍了。」

孩子帶着沮喪的眼睛站在那兒。他想要把噙在眼眶裡的淚水弄回去。他穿着這樣的鞋子，而且天氣冷得那麼凜烈，怎麼能越過草原的呢，上尉心裡感覺到詫異。這種思想使他的背脊骨感覺到一陣寒慄。他拍拍孩子的肩頭。

「來吧，到我的辦公室來吧。那裡空氣要溫暖些，我們來談一談。」

在這指揮員的暗砲台裡爐火熊熊的燃着。孩子站在門檻上，環視着室內。

「把東西放下，」上尉說，「這裡很熱，正像阿爾台克的海濱。暖一暖身子吧。」

孩子把破爛的上衣脫下來，翻過裏子，好好的摺起來，使顫起足尖，將它掛在上尉的外衣上面。脫去了上衣，孩子顯得可怕的瘦小。「他的日子一定過得很艱苦。」上尉想。

「坐下來吧，我們先吃一點點心，然後再談正經事。你喜歡濃茶嗎？」

上尉在他們自己的杯子裏倒了一杯茶遞給他。

「這裏，放一點糖進去吧。」

他指着那六英吋砲彈的破片，裏面裝滿了閃光的雪白的沙糖塊。

孩子有點奇異地瞥着上尉。他瘦削的臉孔開始扭歪了，他所不能控制的孩子的氣的淚水一大滴一大滴的沿着兩頰淌在桌子上。上尉嘆了口氣，將身子向孩子移近一些，用他的胳膊搭在他瘦削的肩頭上。

「現在，現在，」他撫愛地說。「現在，那是很好的。把發生過的一切都忘却吧。這裏沒有人會傷害你的。」

孩子用一種迅速而惶惑的動作擦去了眼淚。

「這……這沒有什麼……上尉同志，」他羞怯地說。「我想着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媽媽。」

「喔，我知道了，」上尉慢騰騰的說，「你的媽。呵，高興起來吧，我的孩子，我們也會把你的媽救出來的。她活着呢，是嗎？」

「呸，嘿，」孩子的眼睛柔和地閃亮着，「只是在我們的區域裏飢荒鬧得很厲害。夜晚，母親總是在國人的廚房裏收集一些土豆子皮。有一次哨兵把她捉住了，用槍托在臂膊上擊了一下，她直到今天還不能彎曲呢。」

他緊咬着牙齒。那柔和的面容從他的眼睛裏消失了。如今兩眼痛苦地，冷冷地閃着光彩，上尉撫摸他的頭髮。

「躺下來歇歇吧。」

孩子乞憐地望着他。

「以後……現在我還不想睡覺。首先我要告訴你關於他們的事。」

在他的說話中發出了堅決而熱情的調子，上尉不固執下去了。他在桌子的另一邊坐了下來，掏出一本筆記本。

「很好，說下去吧。你想集體農場裏有多少德國人呢？」

孩子毫不猶豫的迅速回答了。

「一營步兵。第七十五團。巴伐利亞人。」

對於他的回答的明晰，不含糊，上尉竟爲之驚異起來，他搜索地望著他的年輕客人。

「你怎麼知道的？」

「他們臂章上有着記號呢。我記得的。還有機器腳踏車隊，有一個連。倉庫裏有野砲和反坦克砲。這裏，他們已經構築了堅強的工事，上尉同志。汽車一天到晚的在運三合土。這是我從窗口裏看到的。」

「你能告訴我倉庫是在那裏嗎？」上尉將上身俯向前面問他。他突然感覺到他面前的不是一個平凡的，天真無知的孩子，而是一個眼睛銳利，機警而有爲的偵察員。

「靠近西瓜田是一座最大的倉庫，恰恰在老打麥場的邊邊上。……還有……」

「這裏，等會兒，」上尉打斷他的說話。

「你記得那樣清清楚楚的，好極了。但是要曉得我們不是從你的打麥場那裏來的。瓜田或者打麥場是在那兒呢，我們却都不知道。十英吋口徑的海軍大砲，我的孩子，是一件蠻厲害的珍玩。假如我們偶而發砲的話，就會在我們擊中目標之前造成一個大的損失。而那兒便有我們的人在……你的母親也……」

孩子望着上尉，驚奇的問道：

「你有什麼地圖嗎，上尉同志？」

「是的，我有地圖……你懂得地圖嗎？」

孩子帶着一種自謙的優越感微笑着。

「呵，當然……我的父親是一個測地學家。我也能畫地圖呢。現在我的父親也是一個指揮員，」他驕傲地附加着。

「在我的靈魂上，你是一個寶貴的人，我的孩子，」上尉大笑着說，把一大張地圖放在桌子上打開了。孩子跪在椅子上，俯向地圖上邊，當他的手指在地圖上移動着，指到下面註着「NOVA PUTI 集體農場」的黑點的時候，他的臉上顯出了激動的面容。

「這裡便是，」他愉快地笑着說，「清楚得很，你有着一張多麼漂亮的地圖呀，而且這樣詳細，恰如一張航海圖……從這裡向東——這便是老打麥場的所在。」

他正確地在地圖上發現了他們的方向，好像一個有經驗的地形學者。不久上尉用鉛筆在它的周圍到處畫滿了紅色的十字，指示着射擊的目標。上尉感覺很滿意。

「好極了，科里亞。」上尉讚揚地拍着孩子的骨瘦的肩頭。暫時地這孩子不再是一個偵察員了，他孩子氣地將臉孔緊貼在上尉的手掌上。撫愛又把他變成了一個孩子。上尉摺好了地圖。

「現在，維克羅夫同志，紀律要求你即刻睡去。」

孩子聽了他的話。食物和溫暖使他睡意矍矍，眼睛睜不開了，不斷的打着呵欠。上尉將他安置在床上，用他自己的毯子緊緊蓋在他身上，再坐在桌子邊計算射程。他工作得那樣專心，速

時間都沒有去注意。一聲輕柔的說話在叫他，打斷了他的工作。

「上尉同志——請問現在是幾點鐘了？」

孩子在床上坐起來，臉上帶着煩惱的面容。

「現在你睡吧，」上尉和善地說，「你要知道時間幹嗎？我們要走的時候，一定會喚醒你的。」

孩子的臉孔是陰暗的。那個強的調子又從他的聲音裏發出來了。

「不，不，我必須回去。我答應了我的媽媽我會回去的，她以為我死去了，她心裡會煩惱的。一等天黑我就要回去。」

上尉感到了困難。他腦子裡從沒有想過：這孩子當真要在黑夜的草原上再作一次可怕的旅行——他曾經倣倖地作過的一次旅行。

「胡說，」上尉忿忿的說。「誰讓你走？即使你溜過了德國人的防線，在集體農場那兒你還是在我們的炮火下呢。」

孩子繃起了眉頭，臉孔一直紅到髮際：

「我可以從德國人旁邊走過去，安全地。夜裡，天氣這樣冷，他們坐在屋裡。路徑我是記得牢牢的。……對不起讓我走吧。」

他如此懇切而固執地請求着，一下上尉的心裡閃出了這樣的思想：「假若孩子所告訴我的——一切都是謊話那就怎麼辦呢？」但是上尉望着那清明而孩子氣的眼睛，立即把這思想驅走了。

「你知道，上尉同志，德國人不讓每個人離開集體農場，如果他們發現我走開的話，媽媽便將遭殃……」

「很好。上尉掏出了他的錶。此刻是四點半，先讓我們到觀察所去一趟，再把一切記錄下來。天氣一黑，就讓你通過戰線。不過要留心。當心你自己。」

到了前進觀察所，上尉便在測距器邊上坐下來。在黃昏時霧氣瀰漫，被雪掩蓋着的草原，只能聽見遠處的幾個黑點——集體農場的屋子。上尉轉向孩子，向他點點頭。

「這裡，看吧，或許你能聽見你的媽……」

科里亞讚美地微笑着，將眼睛湊到玻璃片上。上尉慢慢地旋轉調整地平線觀察器小圓輪，使孩子望見了他所來自的地方的全景。突然，科里亞蹦跳起來，渾身激動地拖着上尉的衣袖。

「看啊！你能看見那鴿棚了。那是我的，上尉同志，真的，一點都不錯。」

上尉俯在測距器上面。在他的視野中，他能够聽見一根木竿頂上的小箱子，聳立在沒有葉子的白陽和顏色剝落的綠屋頂上。

這上尉是看得十分清楚的。驀然這景象給予他一種意念。他拉着科里亞的手臂引他走到一邊，和他輕聲地作了一次暢談。

「你懂得嗎？」上尉問，科里亞的眼睛裏惡作劇地閃着光彩，點點他的腦袋。天氣黑下來了。上尉一直目送科里亞到哨兵那兒爲止。當兩個海員陪送着的孩子消失在夜色中的時候，上尉長久地站在那兒，不安地傾聽着，聽是否有槍聲。

拂曉以前，他又再回到觀察所那兒，等到他辨別出了灰色天空底下的那鴿棚的小四方形暗影時——他發出了命令。第一砲——測量距離——就划破了清晨的寧靜。

大砲的隆隆聲在山間發出了回響。上尉看見木竿頂上的四方形的黑點震動了兩次，一會又震動了一次。

「沒有擊中目標……向右，」他私自解說著，上尉發出了放第二砲的命令。此刻鴿棚沒有動靜，而上尉便從兩邊的砲台上發了三排砲。帶着一個老砲手的興奮，他看見木頭和三合土的石板從煙雲中飛向空中。上尉笑起來了，重新測定了彈距。鴿棚又和他作了一次密談。這時從地圖所指示的火藥庫和油槽那兒冒起了火。第一砲就正確的擊中了目標。天邊升起了一條寬闊的灰色的熊熊火焰。一切都消失在煙雲中了。爆炸聲是那樣的猛烈，不禁使上尉驚駭地想起了孩子。

電話響了。前哨要求停止發砲。步兵正在進行攻擊。上尉跳上摩托腳踏車的側車裏，衝過原野，逕向前哨疾駛。集體農場那兒發出了機槍的喀嗒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失去了他們的主要防線的德國人，被嚇壞了，僅作着微弱的抵抗，從村子外邊揚起來了顏色鮮明的旗幟，這標明着敵人正在撤退了。上尉一直線的衝過草原。燃燒着的汽油冒起一股灰白色的煙雲，在集體農場果樹園的上空掠過去了；爆炸着的炮彈發出重濁的聲音。上尉向兩旁立着幾棵被炸毀的白楊樹的綠屋頂那兒奔過去。在遠處他瞧見一個圍着肩巾的婦人身影站在大門口。一個小娃握住她的手立在她身邊。她跑出去迎接上尉，而上尉却捉住科里亞，將他高舉起來，擁抱他。但是那時孩子不願意別人把他看作小娃娃。他掙脫了上尉的懷抱，把他的一隻手端正地放在破帽子的邊緣上，敬了一

個禮，他報告說：

「上尉同志，偵察員尼古拉·維克羅夫已經執行了你的命令！」

「婦人帶着惶恐的眼色，唇邊浮着疲倦的微笑，向上尉伸出了她的手。」

「你好……他等待着你呢……我們都等待着妳。妳不能想像我是怎樣的感激妳呀。」

她以親熱的古俄羅斯的禮節向上尉鞠了一個躬。科里亞和上尉並排站着。

「好極了。妳完成了光榮的任務，我的孩子……當我們開火的時候，妳在閣樓上不害怕嗎？」上尉問。

科里亞率直地，信託地望着他。

「我，我是害怕極了，上尉同志。第一顆砲彈爆炸的時候，屋子開始震動了，而且我斷定它快要塌下來了。我差點兒逃開閣樓。後來我心裏覺得很慚愧。我不斷的自語着：「坐得結實些，坐得結實些，坐得結實些。」我在那裏一直呆到火藥庫爆炸為止。至於以後我是怎樣下那閣樓的，我似乎記不起來了。」

他——這個十三歲的俄國小英雄，帶着一顆倔強的心，人民的心——靦腆地把臉孔貼在上尉的外衣上。

梭羅吉亞

P·巴夫連珂

拂曉時他掛了彩。

草原看起來有如桌面一樣平滑，連躲一躲身子的地方也沒有。一個地雷可能結果了他的生命，或者坦克車會把他壓死的這種思想苦惱着他。他嘗試找一塊窪地來藏身，但是在他未發現之前就失去了知覺。待他醒來的時候，草原的情景已經變更了。

「當我失去知覺的時候，或許繼續在爬行呢，」他心裡想。他站起身來，痛苦地緊咬着牙關，兩眼炯炯地盯着他的血跡斑斑的大腿，他身體的每一條神經都感覺到胸口沉重的壓迫。他無目的地走了幾步；他走到一個土丘邊就突然踉蹌地停下來，遠越過這個土丘的力氣都已消失。他曉得隨時有栽倒的可能，就深思熟慮地慢慢的躺下來，喘着氣向前爬行。

真的，草原起伏着。那天早晨他進行攻擊的時候，沒有這樣頻頻地看過腳下，大地是平坦的。可是現在，他躺倒了，窪地和土丘就好像在微風中閃耀着的綠波一樣起伏、澎湃。救護員在搜尋傷兵，但沒有找到他。這使他憂慮不安。他往前爬了幾米達，在不遠處突然發現一個德國人，旁邊放着鋼盔，像一隻杯子一樣口朝着天，死者的手伸在裡面，似乎要取水喝的樣子。梭羅吉亞

的心房砰砰地跳個不停。

『我並沒有爬到什麼地方去！』他可怕地想着，『我始終停留在一個地方。天明的時候，我用刺刀殺死了那德國人，親眼看到：他倒下來的時候，把鋼盔脫下放在身邊，又伸進他的手去。』

梭羅吉亞把臉孔偎在地上，尖尖的發着光的細小草葉使他記起了一隻小動物的軟毛。從地上揚起一陣輕微的苦蓬味。他胸口發痛。現在，獲救的希望已經沒有了，宛若等待着這個時機一般，他的胸口開始痛起來了。

戰鬥是怎樣結束的，他的連隊已經到了那裡，梭羅吉亞都不知道。他眼前起了一陣霧，使他看不到遠處。沿着整個地平線展開的炮聲，震響了他的耳鼓。他再一次嘗試往前爬行……

他渾身覺得疼痛，好像他的血流和呼吸也使他發痛，難受。他害怕引起一種突然的動作，因而帶給他新的痛楚。他完全聽命於痛楚，任它擺佈。經過這種疼痛之後，他的兩眼差不多不能直視了，神志幾乎快要昏迷。他竭力振作起來，生氣又恢復了。他使肌肉鬆弛下來，藉以減輕肉體的痛苦。梭羅吉亞也已經變成習慣了，感覺到他身體的每一角還是好好的，他可以用這健康的部份來思索、推理。他必須抓緊時機，因為他要想的太多了，恐怕沒有餘裕的時間。

梭羅吉亞最先想到的是：他就要在未及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之前死去。是的，他曾經參加過戰鬥，射擊過德國人，而且還殺死過一個，但這有什麼了不起！

『我早該在三年之前的大水中死去，』他氣忿忿的想，『我會經對上帝發過誓：我那時可以』

救出兩個人。在另一個機會裡，我可以從一隻在波蒂河中着火的貨輪中搬出一部份貴重的東西，做一番出衆的事業，但是我都畏畏縮縮的放過去了。倘若我那時死去的話，我是有功勞的——現在死亡已經到臨，一切都要完了。」

他曾經兩次可以光榮的死去，害怕却使他拋棄了名聲；而現在又將碌碌的死去的這種思想使他忿怒，使他愁悶。人們說：明格萊爾人好像一支保險蓋已經毀壞，子彈上了膛的步槍，說不定什麼時候和如何發射出去。憤怒要比疼痛難受。這甚至使他腦袋發眩。他想用他染滿血的手拔一把像頭髮一樣的草，但是草長得太短，手滑脫了。是的，死亡不知不覺的在奪取梭羅吉亞的生命。他像一隻蠢笨的羊羔，似乎沒有獲取生命的充分理由。這是怪可憐的，因為再也沒有獲救的餘地了。

他回憶朱格蒂地村，他的快樂的家庭，他的老母親。她是一個出色的歌手。她常常說：我懂得許多歌曲，如果時間允許的話，就是唱它兩百年也唱不完呢，但是當她上了年紀的時候，她就有點害羞，不大敢唱歌了，總是要她的兒子給她唱。「我不唱歌的時候，就會感覺頭痛。」她會這樣的對她家裡人談。

他的母親說得並不過火。好像鳥雀一般，明格萊爾人是天生的歌手。他們常常嘴裡唱着歌上床睡覺，醒來時又唱開了。「現在，」梭羅吉亞想，「母親再不能從我這裡取得光榮和歌聲了，……你歌唱我什麼呢？我完成過什麼事業？」

因此，他心裡生了好長一個時間的氣，並爲他曾經把光榮輕輕放過而痛苦。他聽到腳步聲